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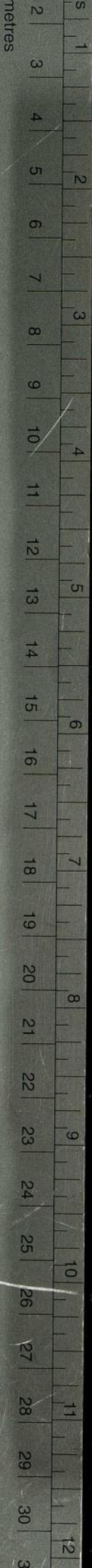
22-6553
7760.073
:15

第十五本
文錄

興國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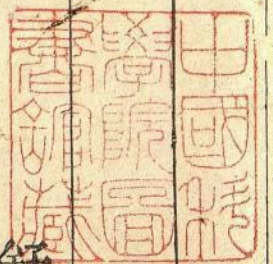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記

唐

重巖寺記 文宗太和元年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也者傳也傳異方之
 賓禮儀與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
 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人夢人
 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
 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觀厥
 貌若盼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

運毫合色而強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
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
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楹樹而能節也故
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爲其彩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
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祇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
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躡踏中土而內
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學局而司
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畧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
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意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

取山川微絕而稱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崑之作蓋山川秀
絕之大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於文昌
宮之春官籍攷其地有重崑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厯十三年
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
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
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
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颯
手開榛蕪竄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
良鑒沙門器有公識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爲已任寺

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
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
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象者其形七帳之飾瑤者如殿間焉乃鑿
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草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
代祖沙門栖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
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
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亡才
吾不信也良鑒旣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
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予因撫其狀而書之復

紀以銘銘曰重崑重崑無峽無友釋宮斯闡土轟星斗虹霓梁棟
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烟水奔走雷飈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
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於後

見文苑英華

宋

興國軍重修刻漏碑記

周紫芝

凡郡必有城城有樓其名曰譙樓之上設鼓角與漏三物所以壯
軍容定昏曉興居有節不失其時其爲制舊矣予始至郡每日影
下杳恩聞鼓聲絃絃然鳴於闔閭之間日明天且晨雞三號則鼓
又鳴率以此而候夜旦然夜漏不設常使守陴者占天星以候百

刻風雨晦冥則笳鼓失節往往夜半奏角黎明而受初更者猶弗
易也予慨然念之乃賦財於邑鳩工於野句法於旁郡而一新之
閱兩月而漏乃成始予命有司使治是漏客固有聞而竊嘆者謂
吾邦雖無事而歲入不足備供億凡邦之祭祀賓客兵食廩稍與
夫不時之需一有闕焉事急上聞則吏咄嗟罷去顧暇恤於是乎
余曰是非君所知也古者朝必辨色而後入禮也設庭燎而朝羣
臣非也今郡國吉月必拜朔於後廟又望而拜於庭是亦朝也一
失其時則爲弗欽於君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禮經譏之他日
子路與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以爲知禮今律釋奠於文宣

王月用仲春時以丑刻月用仲秋時以丑刻至於社稷風雷雨師
則異於是反是則爲失其時亦曰弗欽於神夫朝人臣之節也祀
國之大事也斯而失焉國非國矣然則予修是漏也豈可謂無意
於其間噫時有遷徙事隨廢興前人爲之安知後人不從而隳之
也昔杜牧之嘗謂百刻長短取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獨宣池荆
三郡皆太和間詞曹王臯用處士王易簡之法爲之宣於予爲鄉
邦見其法尙存而牧之記猶在焉余然後知易簡之法與其名所
以能久其傳者徒以牧之之文今無易簡之法無牧之之文而欲
保其不壞於後人理豈有斯哉謂百刻不取於口而取於數斯亦

可傳矣安得復有如二人者乎

興國太守題名記 孝宗隆興二年

王質

滎陽張公采元亮爲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
心不滿之間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觀
焉不惟如是太守於民有父母之道師師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
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毒於兵凡圖書金石皆散
壞不可稽驗我最後於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
熙豐來楊公繪王公瑛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難保門
卽墨平原之功至於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

憑其概見著之懼有舛焉獨得王公專以次實之將於此乎權輿
闕者駸矣如之何而可質曰著而舛猶未著也疑者於法從闕又
何尤焉於是始定於王公專凡若干人具次於左方

汪參政生祠堂記

孝宗乾道元年

王質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宜論荆襄自行
都及襄陽所過搜疵剔隱凡格而不流與壅而不上達者咸驛置
以聞天子惟公爲信疏函朝通膏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
地多山谷其稍夷衍者則漫爲深澗淺澤不得盡爲民資又當江
淮走集之衝往嘗與東南巨寇桀賊爲巢窟蹂躪戕圯較一道十

身國州志 卷三十四
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縑並征稅縑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垂將倍之公且至衆相謀曰被此毒以來叩郡庭焚使臺謁省闕先後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於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繩尺之外故屢進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腹公又聰明果達祥順慈厚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於庭列次於門且延於衢千人一色慘怛怵惕久乃得言曰維氓幸生茲時還定安集尙敢冀其他惟

是淮衣沿襲因循遂成不革灼爛肌膚灰滅頭顱於今有年願俾須臾之景有請於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知之敢有不告天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於是進曰初大河未他裂郡有賦曰黃河卷埽錢緡計一萬七千有奇蘄黃爲代輸而郡以縑充之匹計一萬四千有奇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埽蘄黃不代輸而淮衣著爲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膏竭命殫可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又進曰往者以錢視縑緡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縑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

今無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估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羨三倍之錢往者斬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斬黃爲興國供河埽興國爲斬黃調省縑今斬黃自若而興國獨抱虛逋承實禍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卽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闔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天子高視兩儀萬物之上敝屣神器褰裳遺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窺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眾又相謀曰古者敬愛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有畫其

祠有堂於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請於太守張公采太守曰地庫薄則不稱位宇囂隘則不稱德畫得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爲之屋而擇其輩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真旣具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是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師用兵五年溝池擢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歛魚鱗鳥毳錯布疊出嗚呼殆哉斯民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爲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盍亦除之吾儕小人苦不知足之嘲願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何有待

興國少司 卷三四
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己千載一遇不謀而
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斂息無所興發府庫充牣無
所庀藏復常庸蠲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
憾則以告其客汝陽王質求文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
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去思樓記

孝宗乾道二年

王質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於其上通守王君澹
間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於公之去而力不
足於公之留有怏怏不滿之容有鬱鬱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

既去而思也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余曰今
之爲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
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醇而易
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
容閒暇有辨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
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聞庭几而府庫倉廩聞其充未聞其竭也
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爲吏者
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遍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
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乏佳政之吏田野少勸聲之民

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人益澆御益澆之人措益
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黃霸龔遂卓茂魯恭之賢將
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
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毒當是之時有未去
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
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
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
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
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

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
於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擢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纜弓甲皮
羽之斂視大州同科而以和爲糴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汰去
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於興國公來以甲申之
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賊之淵甲申之
虞穠毒垂發公獵取數輩亟慘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
定凡城之隅若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敕吏調存撫視近輒自
行熾薪爇酒躬酌以飲民博殮巨骸佐之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
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强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譁

言野無走塵若貧若富相安以卒無事故警旣撤而民始親之西
合忠義新軍于江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與國當三百有奇爲木
若竹若蘆若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治之工遷運之
工舉不在其間謹詔相驚欲遁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斃已而一
物以計皆賦資於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於民而取其工
比物視其時之價比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衝衙屬而樂與
之從事旣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旣已而民益愛以再歲攷之上
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錢
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陋之國極困之民然而

財以時輸上上不繩愆俸以時給下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
醞釀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在塵在塵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
余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塞其漏鉗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
嗇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若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
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體寢食於寒暑之外拾遺腐於糞壤之聚奪
掩匿於盜賊之懷故財紆於上而賦不及於下勞切於身而擾不
至於民自公觀之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
人之苦此而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蠻貊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
旣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當古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

身國志 卷三十四
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於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余之於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采字元亮鄭人是爲記

興國軍學記

王質

學在郡之北西附而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而南鄉新者也其新者今太守縉雲葉公之爲也請論昔自紹興二十年寢毀厯二十年大毀奚以寢毀吏無政也奚以大毀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今自乾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一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仁人長者之心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速亦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者之心何也請論志人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憎相搏不撓者寡矣而不撓者志健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則咫尺不加進毫毛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歡敬上而弗之愛心不交也我與民爲親則勞佚同民與我爲親則緩急同蹶然動之趨然其趨我也此略也請論詳公始至有事于先聖之庭悼先聖之失其居而懼已之弗虔其職也公之言曰佛老之宮嚴且麗率與皇居相侔而先聖所庇乃弗及中下之廬先聖吾天也慢天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違制者當論如律于是公之志立

也既稽居有司則貢上之逋以萬計貢下之逋亦以萬計上以峻
督下以哀斬公之言曰峻不已則怨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
交相憤也志將何之於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戢姦整
慢嚴藏嗇出而平時飛揚滅沒之財並集峻者夷哀者怡矣又推
而應公上之羨征滿既往之宿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於是
公之志行也此迹也請論理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
者所以爲行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收微失所控則肆故仁人
長者之心所以爲御才之器也志健而才不足則事弗濟才充而
仁人長者之心弗篤則事雖濟而多傷事且濟而無傷非三者相

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名也請論實凡物木章計若竹若石若
瓦若甃箇計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堊斤計取其爲物三十二萬三
千有奇地爲官者積弗取多閑材不足則定其價而後市賦具資
而後輸視其願則徇而從之餘須皆如之凡工爲廬事常廩爲土
事常廩有差不時而撫其勞而扶其疾也餘須又有差旣役爲工
二萬二千有奇凡用以材事之質劑命掌比之治者主之凡掌比
之治皆民之有力自重善持家恥犯法者也以役事之稍食命掌
學之政者主之凡掌學之政皆士之秀且賢遵法度可蹤跡者也
民之良者勞於外士之彥者持于內姦者有以寓目而無以措手

也靡錢貫計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無一而不至於民也凡民受役要者咸喜弗受役要者咸慕相勸而至不忍舍而歸此其情非有感乎利也凡室自殿若堂達於門皆序而兩之自殿若堂衍於旁皆挾而兩之暨他室楹計二百五十有奇昔之所有必具而有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模字叔範其考是爲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

興國四營記

王質

興國升軍則有兵息公平興四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片甲之額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禁二百六十有七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著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縉雲葉公爲政之再募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九以舍忠節三十以舍効勇皆卽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物而計之也六千九百六十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粟市材召工之費也市者弗告虧酬之優也役者弗告勞廩之厚也爲坊五

于其郭爲鄉十有三爲里六十有五于其郊無毫毛之自出也
于是兵之雜處者皆遷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合舍之其身
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闕之戍而未歸者制其室數以待之募而
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戍兵之歸皆具而未來者乃
今有以逆之則其爲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廩歲兩其緡既有有限
也征役則添有給慶禮則橫有頒又弗常也鑄其有限弗常之祿
而廬人之廬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涇不爲兵貴
其辨於民也涇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以其
服判之其品七巾而至於屨其采五白而至於緋謂之軍容其弗

遵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以其居別之當舍而弗
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聽而弗問又以某罪
論甚惡其辨於民也請有鬪傷之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
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姦之
禁有歛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
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法也者馭兵之器也營也者施法
之地也官無寺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業也工無肆無以施
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之都都有頭總而謂之指
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儀制階級之律重則死之有兵於此弗嚴

則弗肅弗肅是縱而蓄之也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日以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於此弗整則弗安弗安是錮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爲多二日較之三日爲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爲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令禁兵之占於籍者以盈爲度其闕額錢毋輸冬十一月乙酉有令禁兵之疏於帳者多闕弗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游罕集初皆以致兵爲難及是憚爲兵者趨然動疑爲兵者毅然決變其目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營之勸也奚爲勸示其不愆然於彼而嚴其不漠然於此此營之所以爲勸也官日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爲敏而功無敵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

東坡先生祠堂記

王質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黃見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尊前聊爲一身歸者是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念我莫剪柔柯者是今載集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今藏下雉李氏先生自臨臯渡武昌見詩清風度水月銜山者是今載集見詞高安更過幾重山者是今藏磁湖陳氏先生

至富川見詩吾曹總爲長江老者是傳富川見詞綠槐高柳咽
新蟬者是今載集且藏下雉李氏先生自富川趣高安與元素濃
醉解別不及石田已暮見詩惟見孤螢自開闔者是今載集見詞
過湖攜手屢沾襟者是今傳富川前三十年一姬尙及見修軀鰲
面衣短綠衫纔及膝曳杖謁士民家無擇每微醉輒浪適驩相迎
曰蘇學士來來則呼紙作字無多飲少已傾斜高歌不甚著調薄
睡卽醒書一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山而返若爲
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戶云今日借得西寺法華經其僧欲
見遺吾云汝須得我不須得今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

忘此土見書都下全無佳思坐念公家水軒蒲蓮豈可復見今藏
下雉李氏吾廬切與蒲蓮相鄰以小詞從事欽惟元豐矯揉琢磨
先生於江湖之間五年不如是奚以爲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
至富川以七日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以五月一日去
以十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考亦不忍考吁
明

成城記

吳國倫

初楊侯城興國成父老欲碑之侯不可曰予虞其有復瑕瑕不足
恃也其俟之三年乎踰歲淫雨齧而瑕者數處更築之蓋三年城

不復瑕父老曰可碑矣侯又不可曰城非從地出子實罷民力興事而復攘以自勞人其謂之何父老以告吳子吳子曰侯意深哉夫春秋成城必書重民力也昔華元巡功子罕行築皆以謳者之口增畏可知古人大役必不得已而後興卽防民之口猶防川難矣豈其易居成功乎侯過自謙讓有以也父老識之又踰歲侯遷襄陽丞去父老環城而嗟曰微侯其孰遺我以安可碑矣乃礪石以請於吳子吳子曰今乃知父老之不忘侯非有爲也因紀其事而勒之按興國居鄂下雉間故永興縣地歷宋元或爲軍或爲路明興始署爲府尋改州州故有城委土爲之城西一面墉山其二

面皆塹湖久之盡圯而僅址存屬承平百餘年民間外戶不閉小有野警一虞侯之力能制之故有司不恃城居人亦晏然無所告急至嘉靖中鄰境盜漸起間一竊發則陰結里人爲鄉道然猶憚捕不敢近城久之鄉道皆盜且引鄰境盜深入爲父老憂有司始戒嚴議城守請給縣官緡錢緡治之旣得請乃復料民而役計畝而材民自爲城而縣官緡錢莫知所出入矣未一二年城又盡圯頗爲黠盜所窺遂有乘墉而入斬關而出者有司索息莫敢問且亟下令勿告變告變者杖殺之嗟乎茲毒於藉寇兵甚哉隆慶中唐汝禮來請括鄰邑之田廬我境內者籍爲里氓因得而租庸之

衣冠之使無負險而潛奪其遠心且用以備他盜蓋自籍里以來而又繼以楊侯善彈壓四境庶幾其安堵矣乃楊侯視城之圯也則憤然不勝其憂曰古者司空不視塗猶以爲非國而况國無城郭乎夫盜賊何常之有今恃一日羈縻而忘久遠計非是因與父老約曰亡羊而不補牢可謂智乎厝火而卧積薪可謂安乎今父老皆有闔廬以辟燥濕而郡不城猶野處而露寢難且復作將奈何諸父老無不欣然願受命侯乃率其丞吏物土方度丈數揣高卑厚薄而差筭其徒庸財糗奏記兩臺使兩臺如其議以請於朝報可於是得留貢金三千有奇爲城資侯乃聚諸父老之稍有家

者授以心計分董其役掘舊址入地深五尺實以巨石基之基以上則琢石鱗次而甃之石以上則陶埴而俾堞之外削而內陲豐下而銳上周遭可六百餘丈高二仞厚半之爲門五而樓櫓其上東曰下雉西曰永興小西曰陽新南曰鎮山北曰高陵蓋從其道所郵適也爲水門三爲警舍三十始事在萬厯戊寅之初夏而卽以其秋告成望者莫不稱神速城旣成侯乃議所與守於是設門候嚴更柝以健卒布守諸警舍而猶偵以遊徼提以邏騎以故居人無不帖席卧者予聞之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曰衆心成城是役也侯不得已與衆圖之而因與衆守

之藉令當外戶不閉時父老且晏然難與慮始侯亦且避選事名而無因以動衆城豈真從地出哉夫事以時舉功以會成今侯去郡且一年而城已五年巍然爲江漢巨觀外足以銷邪心內足以壯士氣父老不能一日不恃城宜不能一日忘侯矣予庶幾無愧辭哉侯吳郡人名士元字仁輔起家進士在郡故多善政不書特書其成城者如此其爲諸父老先而碑侯者予從兄國典也銘曰九州羣牧星錯禹疆爲墉爲垣具曰金湯肆予永興麗彼職方內包山澤外塹長江承平滋久城復於隍奸宄竊發比屋踉蹌楊侯至止維民所恃牧職旣修民艱斯庀爰省頽雉殷憂如燬乃詢耄耆乃謀卿士鳩工慮材衛我赤子豈不閔勞久安伊始百工斯陳百堵載新堅壁文堞突爾嶙峋自夏徂秋厥功何神塗歌巷頌我侯何仁侯也不有退讓逡巡去而見思始被貞珉

北園記

吳國倫

鄉余治文木園舍傍曾不盈一畝已復爲貧鬻去久之意鞅鞅無所適閒出北郭步過高陵橋觀園丁藝蔬乃得低徊熟視其地凡二三區在獅子山之湯面滄浪湖郡郭前抱元觀後視左瞰富川右揖萬松嶺四顧遠山迴合庶幾攬結百餘里之勝中有古塘三畝許名小滄浪水常不涸卽園丁所資以灌蔬者其東二區畦隴

鱗次蔬品頗蕃皆余家鼎俎具不能割而爲廬獨其西一區竹樹茂密不可蔬則園丁營土屋居之余偶越塹壘入憩焉居然清涼境也因大喜與友人時時列藉談飲其下然猝不能置一椽乃余家兩兄頗憐余癖稍稍齎糧轉木石見助又一二故人從宦邸餉余山資適至遂得匠余意塹以垣除委巷闢重門門以內古柏夾徑磬折而入建兩小亭一曰石薜一曰青桂石薜亭南樹一石高不盈丈狀如龍首已介兩亭間規池如園周岸可二百武從池中壘石爲三小山曲折連亘具體三十六峯曰壺嶺空其中爲甌甄洞其說在夏革之答湯問謂壺嶺在北甌甄狀其小也池東西兩

岸各爲石嶼因從嶼架兩木橋跨池如度飛棧東嶼南數武穿渠爲九曲竇垣而出可二十丈引滄浪水入灌園池乃得受一艇環山洞之麓泳焉西嶼隅竹間又結一茅亭其小視兩亭之半其南數武又置一館以待宿客曰匏居東數武則木香架與壺嶺中峯相直木香長經歲自蒙其架如屋不假葺壁曰自然菴坐青桂亭望匏居自然菴隱隱山外又一村矣青桂亭後數武栝栢數十株修幹繁枝森爽成列栢以內地復平曠又規一池莖月種朱魚可千頭其中經以石梁環以木楯而門其上曰浣芳池池左方故多竹而新長又數千竿因名綠雲塢其右故多老梅樹花時如積雪

數畝因名香雪林林塢各置石几一可觴可琴可席而臥池上爲
佚我堂臨之蓋取蒙莊氏大塊佚我以老語也堂止三楹旁起兩
丙舍翼之尋架堂之後縈爲飼鶴軒最後則古松十餘株窟起崇
岡蒼翠可食而密篠雜木蒼蒼其下若爲護鱗甲者於是因岡培
土築爲撫松臺臺高仞餘廣視堂深倍之其陽三面皆斧石甃之
中爲洞門曰松關由松關入洞左右各梯石十餘級登臺臺上建
小閣曰元覽閣中騁望又可盡城南諸山臺後稍削級而下於松
竹最幽窈處結一小亭曰雲根諸好事親友聞之各以所珍花果
草木來分植山亭籬落間自相暎帶虧蔽不復知一區之爲小矣

凡四年成園而工屢輟則以余家瓶粟易罄而材不繼云初余以
不善宦免歸人皆弔之豈知余非用世才而置之邱壑性也茲所
爲園地不必選勝景不必求備力不必盡自己出殆亦有所謂天
游者在焉端居寡營圖史在案游息眺詠從其所如遂與木石禽
魚相親狎客至旋以菜羹竹脯佐酒爲歡間乘餘興弄舟滄浪負
在別圃泉溜洗耳烟光娛目雖偷安盛世微有所託以葆吾真庶
幾無殆辱哉夫於陵子漢陰丈人皆吾楚之產也丈人恥有機事
於陵子不以楚相易其桔槔彼豈倒行而逆施之殆有志焉孔子
曰人有所貴亦有所否予竊從其後矣

興國州志 卷三十四
國朝

修大成殿記

盧高

州刺史楊公以考績天下最擢蜀敘守行有日修學工成諸人士謀欲樹諸石期以風將來傳不朽因相率過余屬爲記余方辭不敏在座詰之曰聞古爲政者下車崇學用敷文治迄登厥效如流水也今楊公之刺州也在七年之前而茲工之成也在報政之後意則何居諸君曰古者龍蛇起陸四海鼎沸生民墜於塗炭學宮鞠爲茂草聖人當陽簡俊在位是以首建學宮爲山澤徵嚮若我

清之有天下也十有八載矣

聖天子崇儒重道四倡區寓海內蒸蒸覃被雖窮陬下邑莫不奠釋有嚴廟貌聿煥以徵吾夫子至德之教而學宮之在吾州也則往者分巡少叅今司空五鹿李公以金壁之姿緯以雲雷之材肇興學宮文化覃浹而我楊公之來也適丁厥盛縱欲修之又安所庸修之不甯惟是國家所以期有位飭官箴非僅是堂廡之輝煌抑將欲登其實也若我公之蒞州也六七稔間重淑行而閭閻盡吉士勤試課而蓬葦有寒烟懲佻達而子衿無慝行重師儒而函丈生色虔享祀而陟對維寅

凡若此豈嘗須臾忘學宮哉蓋至於今風奔雨馳而前之堅者腐矣直者撓矣碧者毀矣峙者圯矣夫不當廢壞之後不知興起者之急也不際改作之前不知經營者之勤也我公既素以清白自矢念獨力無以勦是役於是首捐俸百餘金以爲闔屬倡而又疏勸之而視力輸者鮮給焉而又鍍績之而又自縮績之底厥成焉茲者棟不加竣而翼如墻不加闢而蹲如寢不加淡而肅如使我州人士瞻仰有赫而講習有所者伊誰之賜也且勤始怠卒母乃人情今公方旌旆在郊而秣馬以竣顧不自以爲五日京兆之身必欲畢此千秋之

舉則公精純一心期對越聖賢以作我多士豈有所爲而爲之乎夫蜀之有文學自文翁始也今敘爲蜀重郡罹於干戈須文治孔亟

聖天子不以畀他人顧獨以煩公夫固知公之爲文翁也則學宮在吾州後舉不以旣去間者在敘必有以先之而使甫入版圖之地得沾聲教以大施吾夫子之化令異日傳者比文翁焉豈不美哉客又何先後之疑盧高聞而起謝曰邦大夫之以旣去成學宮也非藉是爲名高可知也且公行矣諸君願欲邀予壽之石非藉是爲結納可知也皆古聖賢者用心於

事可紀余雖不敏又安敢辭公名霖字蘇生乙未進士在興多異政茲不具述

建州治記

盧高

郡大夫楊侯之鼎建州治也經始於壬寅之春落成於癸卯之夏距今甲辰又一年矣郡人士仰而瞻俯而慙中而嘆且羨樂其爲德之遠而感其致功之神也思爲侯被之無窮而徵記於予予因進郡人士而謂之曰甚矣夫與人之舉義何後也予考興之爲郡縣於漢晉隋唐軍於宋路於元府於明初而後定爲州以逮今日由來非不久也其爲臨民之所則

自宋改卜明葺新其中有廳有堂前有儀門有譙樓後有廡東西序有六房有站亭右有同知判官署左有吏目署又有庫有廩有獄俱在儀門內有賓館有冊局俱在譙樓內工費非不繁也諸先後職事茲士者李公文聲趙公關婁公睿胡公瀛周公鵬楊公士元萬公廷謙增華踵事建置非不力也迄勝國之末亂起肇陳鞠爲茂草闕二紀於茲雖

清運鼎新以來小民猶存闔廬以蔽風雨而忍令飲射讀法之無所委蛇退食之弗遑至假民舍以居而又火焉行者傳舍矣方來者其若之何甚矣夫與人之舉義誠後也乃侯甫下

車而咨嗟徘徊顧堂中一茅如覆笠然則何能旦夕安乎
記兩臺使者捐官俸括囊裝庀材鳩工曾未幾而四知堂退
思堂成諸版庫從之未幾而重闢堂成諸同知判官吏日署
從之又未幾而儀門譙樓成諸六房站亭賓館冊局悉從之
推而分司之整整也便民倉之鱗鱗也雉堞樓櫓之屹屹也
皆以次舉焉其將爲侯之私第乎抑吾郡之公事乎其諸父
老趨蹌恐弗及乎抑侯之殫精竭財以爲之乎諸父老曰嗟
乎興之民億矣

國家銳意蕩平惟南徼嚮化獨後郡介吳楚間征輸旁午重以旱

澇之變公私交瘁侯入境而廉其情浸久而彌其釁方且撫
循之不暇而忍疲吾民乎一材木一瓦石侯自市之也一工
匠侯自招之一力役侯自倩之也而且率僮僕以督情出脯
醬以勸勤吾儕小人有立觀厥成耳何力之有焉乃侯殊不
自以爲功德屢請樹石猶辭而謝者再三又甯獨舉義者之
後耶予作而應之曰信哉侯之爲德遠而致功神也夫民非
官罔理官非署罔以蒞厥事昔之建斯署者歷數百載十餘
輩而尙有殘缺乃侯經營於一手而觀成於暮年視舊加壯
維新彌光雖昔之攻靈臺作楚室者不是過焉則過者化而

存者神卽施之工作猶然矣將自茲以往侯其以予興億萬
 斯年受天之休悉受侯之休也德莫遠焉功莫神焉是宜爲
 之記也故記之至於侯之公正存心清廉秉節息訟而勸農
 平價而通市勤月課以養士固疆圉以靖民踏蘆洲則省浮
 課請改折則斷積逋救水拉焚以恤貧困平圖審丁以抑豪
 強諸美善不殫述則又自有與人之口碑在侯諱遵字從先
 晉之蒲坂人中乙酉科京魁初尹閩鄉擢守興國行且考績
 徵庸矣諸有事者例得書石

王公侯修儒學記

吳景祉

學校之設內國學外府州縣衛學爲名雖異要以尊崇聖教
 長育羣才義一也學校廢則人材萎苦教化泯闕而其興也
 則士以文章顯者類通經術明於當世之務學校之廢興人
 文之盛衰係焉不禁重哉今

天子睿聖御經筵勤日講臨雍釋奠廣勵學宮六館生徒以經學
 登巍科者一歲率若干人國學之盛如此宜海內翕然向風
 爭自濯磨而或廢興不一動人隆替之感則長吏之過也我
 郡侯長白王公少遊太學酉戌聯捷南宮丙辰膺

簡命來守斯邦下車日適秋祭方復鹿兔成禮祀畢環顧堂宇茂

草鞠荒因喟然嘆興郡古稱才藪名賢踵武何學宮彫落至此越數月遂捐清俸次第修舉自大成殿明倫堂易其棟宇瓦桷凡漶漫不鮮者一更新之花磚柱礎悉費裁成而東西兩廡而名宦鄉賢兩祠莫不更修峻啟舉向之檜雲棟蛇拱而雀茵者今且壯麗爭嚴矣逾年更攷諸圖誌所載虎山內基地及港口學租十有二金兵燹後侵於民而漁於暴者前之人懼其府怨弗敢言公獨力請於督撫兩台以及藩臬道府諸憲得嚴檄是公議爰親履查勘酌量更宜悉還舊規已復甃泮水布藻芹禁虎山窆瘞俾往前屠肆菜傭不得逼處

以肅宮牆至敬一亭碑箴委諸榛礫間幾百十年所公又捐費特建宏廠較昔有加焉而公猶視殿堂之左右構立齋房拔積學能文之士肄業其中歲捐俸金資膏火又相其東偏隙址別建書舍爲擇師以教郡子弟公之廣育人材鼓舞後進其澤誠未有艾也是役也始事丁巳冬訖成己未秋不假斂財不勞民力不煩差督惟率子衿之老成耆約之樸慎者以董其成卒以事逸而功垂不朽焉方斯時大軍分路進勦羽檄交馳簿書鞅掌食寢不遑宜無暇及此蓋由公問學沉深日惟一道德同風俗係念而其治吾州也登禮讓篤撫字

省刑罰愛養安全由是人和政暇得畢力於黌宮故不撓於
時與勢而勦茲盛舉也於是學博士偕諸紳衿屬言於社用
貞厥石以勸來者社思學校之興莫爲之前難於慮始莫爲
之後懼其鮮終公旣圖其始矣宏國學作人之雅化被之方
州我州人士將世食其恩澤焉後之官斯土者當無不履事
而增華也因僭爲之記公名俟號陟庵山東濟南府長山縣
人登庚戌科進士

高公夢龍建修儒學記

徐學榜

周制秩宗典三禮以和神人凡廟事之修除黜聖祠享之祀

賄博碩悉隸焉黌序上妥聖靈下育賢才所關最鉅固秉
禮者日望其雲構藻飾者也然郡縣莫不有學漢唐以下如
王沂公歷四鎮所至輒捐俸以修庠序者指不多屈大約官
其土者不過因前所創補苴罅漏以爲苟且之計也興學之
移構於郡治西偏者勝國守胡瀛

國朝監司李公五鹿及楊使君蘇生王使君逸庵輩皆茸治之今
闕狀久矣臨淮高郡侯來守茲土甫釋菜卽進諸生諭之日
聖天子崇儒重道康熙甲子駐蹕曲阜增飾殿宇親洒

宸翰以揚宏休意至渥也茲有庠序而棟折榱崩其何以仰副

天子德意而順惠 聖人之靈爽乎余薄俸不敢少靳所恃戮以勸厥成者惟茲有位及薦紳士庶之力於是蠲吉告廟募助斂財者司鐸督護法曹課程庀材鳩工而濟濟多士咸克廣德心矣時復舉騎省試不數月而文廟鼎新門廡垣牆次第繕修余觀之色喜曰學校郡邑所共有也昔成都一建而西蜀訓行常山大啟而北州式倣今高郡公以斯道爲己任而建學明倫彼聞風興起加意膠庠者且接踵而起矣文運之隆與國運相表裏余詎不額手以誌慶乎郡人士因倩余爲記余乃憶夫思樂之詩矣其美僖之蒞泮也馬矯音昭而

歸美於敬明其德若三章則祝之以難老蓋惟難老乃得順此長道也郡公厥德懋修爲吾道干城故能趾美胡公之績聞胡當經營締造之日工未竣而報最超遷及其二子一中丞一直指同宦吳楚遣使橐金以成父業如公之功當無俟於令子也肩鉅而任重不已駕楊王而上之也哉所冀長道之順惟斯難老之錫州人士於落成後飲酒在泮而以魯之祝僖者爲公祝取其事書之文石是則公之名與斯學同千古矣公諱夢龍字荀伯號明亭淮安山陽人其同官勲事者例書名於左

高公夢龍重建大堂記

徐學榜

楚之爲府十有五武昌其首武之所屬凡有十興國其一並此爲縣爲路爲府爲軍名稱屢易至洪武九年改之爲州

本朝仍之自唐宋元明官斯土者代有名賢說者謂山川秀美風水幽異州署北坐南向左隆山右雉水人之傑由地之靈使然非妄論也大堂建自康熙元年碑載堂左康熙二十七年傾頽甲午春我高父臺以淮海大儒來牧茲土德行文學與前賢相媲美其亦地脉之所感召耶治州七載無廢不興葺黌宮以端化民成俗之原建戒飭坊以致敬天勤民之實

設義學以興士類修城垣以固邦圉他如先賢之殿亭罔不捐俸修造是以郡城東謝公祠城北滄浪亭理其廢圯匪直此也若郵舍若塘房若橋梁道路有便於民者皆一一成之而大堂之舉則姑待焉殆亦盡力民事而卑宮室之遺意乎顧大堂固萬姓之德宇一州之觀瞻也苟不重爲鼎建而忍令誠心保赤之父母處局促之地耶彼詩云躋彼公堂又曰君子攸躋其謂之何也上年六月之望爲公誕嶽之辰稱無疆者遂爲公築公堂焉遠近響應多寡聽捐估木於江而民不困爲陶於野而財不費經一寒暑起視大堂而巍然顧瞻

兩廡而煥然趨事之勇成功之速正若有天神其工而地效其靈者不益信古者子來之咏不日之歌爲不虛哉今將鐫諸石以誌不朽函書屬余爲之記余思公之蒞興體

聖天子惓惓斯民之意七年之內實心實政莫能殫述而大要則以民生爲基址以士氣爲牆垣以興利除害爲梓材而撲斲以廣教化俗爲黜陟而丹雘一切創業垂統而可久者則皆所以奠民室家而使之得所肯民堂構而遺之以安也惟公致治忘其勞故民之趨事亦忘其勞聽政忘其苦民之趨功亦忘其苦然則斯堂雖共成之實無異公自成之其舉從前所未獲復者至公而一旦全之夫豈偶然也哉

康熙辛丑派丁隨糧碑記

黃澄

子輿氏曰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此丁糧所由名也然古者井田之法計口授畝有丁始有糧而丁與糧合自後世兼井之術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糧與丁分矣故征糧者素豐豪富而丁不增征丁者窮簷單戶而丁不減甚者死亡之後以一夫而兼數丁逃竄之餘以數丁而歸一戶五年編審有力者類多隱瞞雖成丁不報無力者或難豁免卽故丁不除種種流弊不可勝道歲辛丑三月余承乏是州

興國州志 卷三十四
目擊心傷欲以江浙丁隨糧派之法仿而行之甦我窮黎而未遽發也閱兩月於民阮聖正萬英成其校等以懇憐窮丁輸納慘苦等事呈求丁銀均入田糧予卽申文府憲批云丁隨糧派貧富苦樂皆均旣衆議僉同自積累可豁如有梗頑豈無國法候各憲批示轉文詳請道憲臬憲批候兩院兩院批藩憲確查妥議而藩憲專批本府取各糧戶甘結行文到州隨具印結復詳其批詞大意同於前批而更加嚴密此皆各上臺仁慈濟世誠信愛民舉數千年相沿之弊一旦毅然革之不爲議搖不爲勢隔者也予嘗統一州而論之田地與

塘共五千二百八十三頃九十六畝零科秋糧二萬八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零每糧一石徵銀一兩六分五釐零共徵銀三萬一百三十一兩零人丁二萬九百三十丁每丁科銀二錢五釐共徵銀四千二百九十九兩六錢零以若干之丁攤入若干之糧不過一石糧加增銀一錢五分二釐而有糧者受派無幾有丁者已食無窮之福矣或曰富者得毋不樂從乎余曰貧富之道如循環然今日之富戶安知異日不變而爲貧今日之貧民安知異日不變而爲富是則丁隨糧派目前若有加賦之名而將來同享均丁之樂矣爰爲之記勒諸

碑石永垂不朽

去日遺疊山祠碑記

黃澄

先生弋陽人天資敏邁博學爲文章有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浮沈舉進士仕理宗朝教授建甯府明日張膽摘買似道奸發策試宣城建康等郡漕使陸景思上其稿景定甲子遂竄置興國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來愛郡南百疊自號疊山築室於軍之東澗開講堂士林嚮集慨然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刮剝頑鈍集詩傳註疏文章軌範豈惟甄陶一邑百世仰高山焉恭宗德祐起監司士大夫裂一坏祠之公以山

自予後人以墩子公至今山亦稱名墩亦姓謝宏治二年己未郡守胡瀛徙祠於學宮北再徙學東自嘉靖十八年庚子郡守吳希賢徙故址歷萬歷四年丙子郡守楊士元修順治十一年丙申司訓魏師段修距今百九十餘年土弱水驕涯岸如蕉剝漸成谷公祠且折一楹入河矣康熙辛丑余來視州篆率諸生謁先生祠立敗瓦殘礫中悚息一拜不敢仰視肅余入後閣四壁凌空瓦稜參差不蔽椽烟且荒居民塞以草具諸生曰居無守余曰國無人先是萬歷楊買祠祭田五十五畝歷飽中臺前郡守高夢龍得原券釐清積弊實存今

田四石六斗庄二所地祿一兩山一面給佃人薪歲計出入以印簿學校掌之自是發會計得所餘貲若干諸紳士嘗所糾貲若干翼以清俸新故閣期年閣成通計金若干擇日安先生像故址則環一堵焉門之庭且逕矣雍正七年己酉余奉調改泐分府去之日祖道於祠吾揖諸紳士而言曰凡吾所以爲此者以先生之大有造於茲邑也先生仁且勇孝且忠前則劉忠齋門下丙辰一忠實老門生後則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亡宋一逃遁臣觀其驛樓給卜從容就義今學士猶侈談之而卻聘數書每潸然以九十三歲老母爲念其與程

雪樓云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嗚呼士品茂以加矣余謂學生生者當從大節始請以此爲多士別兼爲祠志不朽董事生員朱士經石泰臨明如漢盧斯爲王朝盛張裔靖

游坡山記

周鐸

城東一角碧峯突兀掛雲古名碧雲以髯公來遊改今名歲癸巳余肄業小泉每欲攜謝眺驚人句搔首登峯殊未果初夏與門人席間語及之皆神往請先遊觀音洞觀音洞卽小泉之後巔也惟時炎暑乍威路滑如苔捫蘿附石於亂石嶙峋得洞門其石俱具有雲霞木卉鳥禽狀雖起虎頭道子於

今恐未易摹繪洞內軒豁可坐百人崖壁結鐘乳右成大士蓮座珠纓寶珞像左列天柱可一圍色瑩如白蠟感光皜皜旁一石筭班剝中空霜雪同根爲樵子擊斷橫卧地因列坐其上少焉寒生肌起粟土人謂內有石灶仙竈諸景非炬不可入一時莫辨遂別去沿崖而上踞其巔一州佳山水盡推來眼底真不啻鐵腳道人在南岳觀海上日出大叫雲物盪吾心胸時也日過午暑甚從人皆喘汗不肯行乃尋故道歸擬次日游會不果自是暑漸感無復作遊山想秋杪門人何傑來請曰坡山往有約今爽氣漸薦盍往乎余戲曰讀書戒

浪遊越十數里而無名以出人誰與我曰不然龍門足跡遍天下卽齊安距州三百里坡公不以遠而來孰以我遊爲浪遂結遊裝具餼糧從者八人穿逕渡礮不數里至坡山之麓得一洞不知其名拾級而上循磴而下中有石牕圓如甕反掛斜陽光亮如曠野內有井泉不溢不竭土人爭汲之四壁石如拳參差嵌入爲若兔蹲若頂圓平如覆掌當門懸石白如月樣傍一石立若俯躬肅客入狀余喜謂文貴起意佳遊貴起腳佳以茲洞起腳可覘坡山外戶矣遂題曰映月洞洞受余名辭洞門沂流進大衍冲數里皆平曠山中粟初熟如

行萬頃黃雲中漸次就山路愈仄道傍怪石環立迎人余恐
髯翁待我久不及效米公具袍笏一拜也已而渡小澗層累
至半山憑石一坐卽興發前驅諸子尾之不及謂余有濟勝
具懸崖各置茅屋茶烟四起青聚一團老人牽兒舞雞犬成
隊若仙家頗自願息遙看前山干霄輕雲半掩丹楓綠篠與
菊英拉雜點綴誠別有天地非人間矣過石瀨杳不知石壁
墨池在何處倩童子導之童子不知遊人趣不許會老嫗從
樵隙間窺客知非常人憇憇之乃許時山澗久涸幸有松濤
可代溪聲殊不寂由岑穿南峯宛轉曲阿古藤怪石膠葛去

路惟於草木間猿臂升岡童子拈一石贈余曰此響鈴石也
搖之果有聲諸門人爭攫之不得回視手中所拈皆已失童
子云此可遇不可謀遂羣舍之逶迤而前始得墨池中窪外
稜一水沁徹見鬚眉應是髯公精魄躍躍撩人可想見濡毫
潑墨一班焉右有石起如雲蓋新青欲墮殊不愜諸子意相
視而笑謂坡公誑我皆欲下童子指前崖老虎洞多幽異有
石几豈髯公當年憩息處耶悔不一入盡得窺坡公堂奧與
映月洞分內外戶爲憾耳爰攀崖際踏高臺藉草夷坐四顧
百疊雞籠黃笠諸峯皆橫亘迴繞嵐光照人較觀音崖上所

見又重開一番生面矣俯瞰平田萬頃蒼茫邨落四匝星羅
碁布楚楚承睫各有意致乃舉頭天外出烟波如匹練與湖
光山色氤氳迷離童子告我曰此大江汨汨東去也會日將
下春不可久起尋髯公題詩處俯視峭壁千尺膽落不敢下
重尋別徑失歸路於平塢中得石罅一窩光平如勺旁有筆
架石殊勝前諸子笑曰此真洗墨池也子曰無庸卽謂之大
小墨池可也於是遵東峯而下回顧夕陽餘曛猶照見山頭
送客處時癸巳秋九月廿日也

續修甘將軍墓記

周旋

將軍寧甘姓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仕鼎吳拜西陵守統下雒
陽新西陵漢置江夏郡所隸十四郡之一卽今黃岡等地也
歷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功在吳卒死吳社稷其靈降於
宋北狩尤奇諡號於宋凡五增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九字
宋勅也明從生爵改詔吳將軍祠曰昭勇政和二年徽宗額
郡先賢王景文記將軍始末凡千二百言恨無一語及將軍
墓缺有間焉按墓距鎮東三里許蟻一垤濱江之浒與祠爭
向背每上巳辰鎮老幼藉爲袂褰所用大牲先鼓於祠昇順
佑柔懿兩夫人若會稽若尙書其子也以奠將軍墓貝錦夾

道歲靡費百金，奠墓日人，以手招鴉，遽羣集，奠已，祭鴉，人持
饅肉，曲踴擲而上，羣鴉飛飛從空中攫之，距躍喙張，頗形靈
異，其他舟人之次江口者，亦時時瞰鴉試之，鴉亦傍人就食，
吾聞將軍歿中流，矢羣鴉繞屍鳴鳴，如悲泣狀，故至今鴉亦
稱神，其軼事則建炎中逆寇馬進屠斬黃席捲輿國屯富口，
齊宿卜將軍筮不許，再卜再不許，馬怒自取筮擲之，筮亦怒
從地踣起飛空中，橫着門額不下，馬懼解甲謝而去，郡賴以
全，夫將軍於宋以霖雨顯，以靈卜顯，以陰兵夜冒金營顯，於
郡以神鴉顯，以筮筮活數萬口，生靈顯，今一邱墟尚無片石

可語郡父老何居不若桐民，雍正戊申鎮紳士耆庶張文煒
張士仁、柯瑞調、沈學瀄等捐貲倡義，募將軍封封高五尺，植
原碑，嘉靖郡人劉珂撰文，塋廣五丈許，縱三倍之，石植以坊
坊四礎，獅象各一，石几一，石馬二，翁仲三，其一則故所遺也，
春秋祠將軍血食，食用豕一，羊一，奠帛一度，一丈八尺，已載
祀典。

重修 崇聖祠記

顏 星

從來治化莫重於學校，良以人心風俗，鳳起蛟騰，俱本諸此，
而本復有本，則報本之中，自當溯流而窮源，古帝之制祀典

也祀始祖矣復推及始祖所自出無非廣崇德報功之心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及於無窮也我

皇上隆儒重道尊禮先師又復追封五代洵歷朝所未有夫非

以敬聖人之先人庶聖人得以展其報本之心而後報

聖人之心乃無餘恨星於上年代理興序祇謁之下見學宮

之形勢甲於三楚殿宇之巍峩遠過九邑畧施洒掃卽足以

肅人觀瞻獨崇聖一祠則風雨漏濕頽將及不勝惶悚

爰謀之同寅李請於州父母魏欣逢魏侯以東魯名儒

感代甲科仰體

聖天子崇以王爵之至意捐俸以爲一邑倡復任諸生鮑珣梁佩

蘭等董其事闔邑士民羣見賢父母敬聖之心亦欣然樂

助當年祠宇殊爲簡陋今則視昔有加更創前殿一楹始事

於季春落成於孟秋歷五閱月費貳百餘金輝煌壯麗庶足

以妥五聖之靈爽矣想大聖人鑒興邑父母子弟推報

之心尊崇其先當必顧而樂之自今以始邀在天默相人心

日以正風俗日以滄鳳起蛟騰者且聯接踵斯真聖人之

澤也魏侯之功也士民之力也星欣逢其會藉手告成凡督

理之勤捐助之衆自應撮其始末詳志不朽且爲後之敬

聖人者勸是爲記

興國州儒學衙舍碑文

李應熙

宋移永興建今治四塞以土明正德六年間始置城地勢不及圍宮牆故今學距陽辛門百步學之左腋負城一凹曰古學舍踪跡不盡攷至元庚寅年學師陳松年以富水湖息宏肆厥規富水湖者古學租歲出魚草稞以供兩齋薪芻膏火之需者也作之開闔作之垣墉門堵堂室整整齊齊又翼以號舍以時課諸生業伐石泐禮殿今存明季兵燹鞠茂草學師道至者則或僦直民居講席也而屢肆溷跡矣或僑蘭若

先生也而鐘板方丈矣幾二百年至今無定所亦無倡議經營者辛亥春鄧先生來襜帷下東郭恥傍門戶召諸生詰之曰武城室豈先生自爲耶待先生如此曷其奈何弗敬諸生有難色蹙然相視無以應旣數月乃歎曰所志若此予弗忍講堂之辱在湫塵也乃率諸生相厥址召匠陶估直擇日興事諸生以白手張卷也而駭之先生曰固然數百年不可已之舉而已人謂我何袖出一冊且囑曰毋逡巡各輸以力予終不爾苦越數月計捐止得數十金散給土木立無贖囊湊以顏先生講堂數椽而費尙不及三之一先生亦不復言竟

千里走家僮解橐支放凡九閱月落成先生冲淡夷猶撒巖
岸心無畛域大雅淵博課士峻嚴有法度丹鉛甲乙賞罰無
所回護難經伉伉憂憂掃章句陳言尤痛郵寒士時割清俸
周其緩急其教人之法大要以立品爲先文藝次之嘗言秀
才讀卧碑謹廉節敦尙實修罔負

國恩罔薄於爾親能如是亦足以觀矣論者比之文翁又或以方
之蘇湖先生殊不憚夫師道立則善人多先生之勇於爲義
若此其栽培若此裁成又若此則今之實實修弟子贊以請
業請益於先生者實不啻遊匠石之門而極而杙而棗而構

櫨楛楔俱收並蓄胥可施以成室也甯區區一傳舍小試哉
先生諱天人字儼三別號竹邨湖南長沙府之安化人時雍
正十年歲官壬子林鐘月上泮闈郡紳耆公立

百福山記

李應明

治西郭門外巍然突兀曰銀山距山十五里嶙峋蜿蜒曰百
福山巔小而高隱隱如空中臺閣然曰龍樓昔蘇長公陟銀
山望百福有龍樓靄靄白雲封句因是尋勝者頻登焉余居
相近而未遊也壬寅春讀書寺中窈然深藏聳身天際左右
環抱若拱若揖居久之竊見茲山雲氣之吐納也霧靄之噴

飛也星辰之隱匿也日月之蔽虧也靈黷綿亘山天一色行人迷路征鳥失巢異哉雲傍馬頭生不足方其勝矣嗜奇之癖恨不攜謝眺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耳癸卯秋訪山人若玉因重遊其地亭午天高日晶攀藤捫壁以陟龍樓東望溪上百疊南望落帽龍山西望伍將軍屯營鍾太傅墨池北望西寨遙憶劉孫試劍所情與景會况與神宜何減南樓達口老子興復不淺時也夫山以僊名水以龍靈諸山雖小名以人傳當日髯蘇遙瞻遠矚又不若余之身登絕頂宇宙皆空一親睹勝概之為快也嗟乎名山勝跡千古常新選奇尋芳別

有興感山之幽邃景之佳妙亦在人領取何若耳詎克使人各如我之意趣哉倦遊少憩不忍好景當前作等閒放過也是為記

重修興國州東關外官塘湖柳堤碑文 乾隆戊子 岸人州判 徐仁鑑

興國州城從東關而外其西南負郭之區與官湖而逼近律以浹歲之中維是初夏既入則水漲桃花烟雲浩淼宛然竟成澤國徒令濱岸閭閻即次商旅往往有風濤之警焉則意者天設其險而人事無權即欲從而轉移之未免操約望奢有類於強作解事耶乃聞諸前此所謂思患而預防者原有

柳堤以爲之障彌縫其闕迄今猶稱道而不衰顧何獨以柳堤名之也蓋做周官列樹以表道之意想當時劬勞而任其事者亦相其土之所宜木而蒔之以柳人遂以柳堤謂之義蓋取諸此也不意歷年寢久漸次淪廢而向之所謂柳堤者蕩焉而無有桑滄之變固有數存而人情亦復靡然而以之竟且視爲故址矣近賴州人士王騫若徐坡陳運生陳祥萬徐海石等蒿目諸艱圖復其舊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亦雉城中近來之韻事也顧猶以慮始則易而圖終則難諸務周章須衆擊而易舉緣是稟請州主阿公行將視爲玉律

金科之奉令當體恤輿情與言廢墜慨然領之而從其請尋且親度其地製以序文舉嗣後考成諸務一一諭之而轉其責焉已乃誼篤同人情聯桑梓抽分釀金以豫鳩工庀材之費距今三載始定規模從此迴旣倒之瀾而作中流之砥行見居民奠特地之安而宦賈脫寡岸之歎歷劫彌新羣遊仁人之化宇則覩茲柳色依然其亦猶甘棠之遺愛也夫

重修補柳堤記

陳光亨

吾州四境多水每至夏秋水漲則城之東南北河湖灌輸遂爲巨浸其時又多暴風風鼓浪奔舟楫之往來者茫乎其無

畔岸一遇危險莫可救援比前人所以思患預防而後人所當有基勿壞者也溯自嘉慶己未原任山東鄒平縣令慈口里徐公仁鑑監生徐坡者士王騫若等請於前州侯阿公審曲面勢於城東門外之官塘湖中築長堤俾中流遇風者得以趨而避之其費則里人之商於景德鎮者積有釐金五百餘兩慨然傾出以爲領袖而阿公暨後任康公併宦於斯賢於斯長於斯者皆樂捐以勸其事不一載而堤成一載而柳植人因呼之曰柳堤自此帆檣相望飄泊無虞美哉二公其利溥矣越道光丙申耆民陳聯書徐子懷等首領培修而

經費支絀至歲辛丑軍功陳象震職員陳日生監生鄭光文徐近型曹曰璉耆士徐均平馮生熙徐義廣徐蘭石曹善儀軍功徐擎宇等設局於城隍廟或勸捐或抽釐增土砌石堤乃益固事既竣尙有餘資因買北門外五窩壠地方菜園花地若干廂歲收其息以爲歲修之費諸君子之用力也勤而用心也遠矣曩者碑記燬於兵燹今爲綜其前後刊於石以告後之存心利濟者

記增補

元

劉公橋記

至治二年

靜江教授范士奇

富川縣於隋於唐隸太平興國而興國郡於宋水本川多本富以
 富川望三縣不得抗水多故也襟江帶湖派接湘楚翠屏六溪之
 交流弗與春夏水積怒漲驚瀾渺瀰苞山截道勢浮天極嘗以坡
 仙宿石田驛數語傾動今古地亦從是而勝劉公子善爲此邦名
 家以書抵予曰山川風景子概其論諸廼若歲罹大浸驛塗康莊
 莽爲一壑行人病涉往往倚擔胥咨對面如隔刪丹甯無泥汎其

逝之憂非惟馳驛之難而已吾與景顏羣從如杜固城南延祐庚申間嘗序耄艾展墓聯翩與偕而經其涂不知幾何年黃岡橋壓焉石摧柱腐廢興固有時經涂九軌自非人力莫致因在行者而語諸其叢吾二家之力成此以濟人不可時則景顏輩矢義勇發謹然一辭罔有此虎越明年秋杪復拈舊話惟允差穀經畫廼命浮圖賢董其役棄故基數弓擇地堅塏改矧隄畚雲趨各策其力依山結構氣勢百倍扞堤以石暴集無虞功邁石鼃夷庚無留行又足以證大蘇題驛之芳蹤爲近落成於至治壬戌之春鄉人利其便羣然而請易名劉公橋予爲我記之予曰古以橋而繫姓

者多矣崔公得延壽而著史何公遇子瞻而泐銘風聲氣烈照映天壤然皆持節舉帷宅民之生顯於當代今公家介弟從子因素封捐貲而躋百世之盛美其殆過於崔何也非耶繇是而之使過是橋者睹其名撫其迹徘徊倚紉懷劉公之德而歌舞之子孫孫子又能以精神志氣承之於不朽纏綿人心山長水遠斯自然之福力也眎區區駟馬題柱之流於公不足回首一笑識者必感於斯文

國朝

靄園記

陳治策

萬園者劉氏之別業也在郭城崇府山中山形蜿蜒如長蛇適跨
其脊徑可五百餘弓圍十之二於石齒開齧處趾筥爲門門內編
竹爲廡眼雜雜花虧蔽傍右鑿墮而上爲月榭背開磬口牕挹高
觀曉翠循左角出大石削立中分狼牙下扼虎耳草倒垂葱蒨裂
出縫中疑鼻屨之擘也石下嫩綠可嚙爲簞谷谷口迤邐而升十
數武至白華亭亭出莽蒼中望大江西來一髮漭漭黃鵠磯挂紺
飛青樓在天半旁爲沁雲窩以脊茅爲蓋壁嵌古石刻數十有擘
窠大於箕作倒薤狀折而南雕闌曲引由梅坪出松關遂登綠綺
臺臺高踰尋廣十笏斐几膽瓶置絲竹諸器其後爲連墻無所見

平懸方鏡十許面雲母霏微對面池光花影倒向空明沙湖一甌
晃白江鋪萬頃琉璃北岸諸山尖尖點點水天瀕洞宛銀海蕩漾
青螺光景幻絕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延伫既久始徐拾級至春草
亭天宇皚皚列屢遠綴如蜂房望不可了乃東折而下盤渦浸蘚
石山矗起千葉蓮霄霄紛敷中空如十石甕人鼈行竇甕底出始
歷平墀度木香架則以去濠上不遠矣濠上者蓋取蒙莊濠梁之
意斧石爲方池石髓流津色微藍深注不涸種朱魚百許頭桃花
泛泛紅貼鑑面雲影天光涵虛混碧倚檻微吟若杖策而據梧也
小奚以茶至乃憇吸墨莊中墨莊臨濠池翼丙舍斲文木甃紫石

上當綠綺臺鏡光閃閃人影依稀人無相空界背後疎櫺面面微
風颯然邃谷中藁木攢簇如共擁出黝籐屈蟠而升翳鬱彌張圓
張翠幄高空窸窣作醜綠色啄木鑿鑿發響茶罷欲下觀斗削不
受足遂從蕉塢出一路石皆五色隨意鑲禽魚卉獸之形山茶數
十本落英滿地因緩步徙倚北牕下女牆外茶寮烟縷縷曳練起
牆凹一角白光冒水髣髴風帆沙鳥上下簷端也忽鷓鴣長鳴斜
瞰巖腹有矮屋露臍中石稜稜鋸齒扶葛下水溜而潭則乳竇之
微沁鳩睛者竹外畧約橫斜一區稍復平曠其四角如菱首尾鉤
闔交互作鸞鴛形而支椽石磴者則爲鶴島其礪溜灑雪沾衣雲

根滃滃牆以薜葉瓦以松鬚而寒氣襲人者則爲水窟最後乃登
藜閣焉閣勢摩雲軒敞四達八分九曲拱其後湘波前吸天外鴉
鬟黛髻隱隱如拳睇視既久九疑十二峯空濛中疑若可見於是
憑高發興浮白長歌湖景差宋王之遺風弔巫女湘娥之舊迹手
揮目送懷古情深始嘆斯園之勝匪特人工蓋深得江山之助焉
園周遭不過數畝而整整斜斜咫尺迷幻予猶記幼時至其地在
榛莽中一經設色遂入丹青迤既配嫩習池遠且真輞川洛谷竝
爭不朽然則邱壑之勝固有待而開乎人之負音越俗泯泯不見
知一但闡極而章有目者莫不咨賞其曷以異哉於茲殆重有感

焉丙辰姑洗來游宿墨莊西偏時既望碧紗漏蟾隙光撩人如銀
蒜蛙鼓喧闐夜不能寐凌晨爲走筆記之而去

浣花亭記

亭在坡山麓

劉冰

癸巳冬 兩大人春秋已高一切塵襟垢累悉杜門屏之相羊溪
上謀築一亭於其旁字曰浣花誌志也亭廣半畝回山帶流水澗
澗日循除鳴若亭中人伊吾聲環以短垣旁廣窻櫺數間閒地手
植名花數十種當夫晴雲烘日沙漬花容亦曾沃溪水浣之已而
銀河倒瀉白露橫空醉臥其間花影零亂滿人衣袖不惟玉樹皎
擢青霄並若濯魄冰壺彼兀塵容走俗狀可不惟情花竹地乎記

成與阿咸嘯壑以落之觴琳碧走書而去時甲午秋八月

重修沿埠石橋記

萬柳宮

漢皋乘舸下四百餘里折入富鎮滸而上底古永興城駐數日復
自圍東迤邐陸而西督程之邈鄰度古方田數里三十有畸遇新
石梁憇焉滑而整砥而潔不窪不兀不褊不磷其下水色如奩溶
溶而東注有朝宗必到之勢視上游滾滾汨汨蓋有源頭活水來
矣人言斷港絕潢終古無由至海非此之謂也俄焉居人魚魚出
負者任者酒擔控挑龐眉鳩杖拖縞曳絲翩然紛然綜錯其間皆
於茲少坐迹其由來始知日中爲市交易而退也詢居名俗款異

余皆斬之曰不識也耽斯景淹留逾晷與僕從交繩不置喙既宗人梅評晤因話旅次宅此乎曰然何名曰古楊春畝而今沿埠頭也橋誰肇曰俗傳鄧通甫公初爲禱似構也甲子百千數矣胡以新曰今茲某與某人綱領而重修也獨八人乎曰飲者鱗鱗也胡不傳曰俗古樸不尚文也余曰是義舉也不容愆置子歸以余之詰屈丹於石鐫諸義芳名或可傳都人士之一祭無事他日再作記也

修興國州儒學記

尙書 陳名夏

興國領武昌十邑之首風俗素以美著大山長谷險阻不得礙焉

且星聯翼軫之域上下爲吳楚之門戶而樂易敦樸養廉遠恥者視諸邑爲多蓋緣 盛國崇儒勸學誘掖進修之道立隆以至是也余庚辰冬寓雉城越五月因過 聖人之宮其車器竹冊皆有先民之遺焉縱覽殿廡弘麗繞砌琳琅固地脈哉抑曩之爲吏者所謀猷也後余應 召入長安贊勳皇路間接下雉公車輒詢之僉曰圯甚矣嗟乎此非一二有道君子風勵鼓舞之其能克復也哉今 上御宇之六年晉五鹿李公奉 簡命脩兵武昌出

鎮雉城首謁孔廟行釋菜禮審顧嗟嘆何先聖賢俱不宇也因毅然建修任起興州牧季子裁定商度捐俸倡修焉夫先聖廟之頽

棟櫺星門之殘額東西廡之荆榛名宦鄉賢之瓦礫至啟聖祠之
荒失厥居敬一亭之風雨其禍進德修業兩齋之敗垣狐峙芹藻
削色鐘鼓無聲公皆指授經畧釐飭詳明而紳士義庶競相助勉
是以材不遴而集匠不徵而多蠱者鼎之廢者興之失者遷之靡
不堅麗塏爽丹雘芬芳視所云富資財贖資鍰資力去昔人陋
規萬萬也約畧積室木七百餘幹積堦石一百四十餘丈積陶埴
二十萬有奇圍垣重複四周積步三千有奇爵尊籩豆璀璨輝煌
經始庚寅之冬落成辛卯之夏興土屬功者郵請誌於余余謂帝
王革代衆務未張卽具大牢祠事先師而盛美見於史傳五公茲

舉正得其要領矣按公清節惠政偉業宏功屢奏爲天下治行第
一聞其駐節下雉復寡嗜欲博慈愛勤教思且市不飭價野不輟
耕一卒不出郊一偷不入境諸郡邑僚役昔號虎而翼蛇而足狐
鼠而城社者憚公廉威宛色屏氣誠以粹白之操冰玉也寬恤之政
乳保也摘發之神鏡之與珠也而尤合於古有道君子者直領
聖天子建學之旨有詩書六藝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養其睿聖
哲謀周旋威儀之性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
論獄出兵授捷之法猶歟休哉金聲玉振集厥大成公足俎豆茲
土矣興人士宜日深壽考作人之澤以仰對 朝廷爲經明行修

之實用庶可以報公余爲之琢詞碑石兼以永十年之夢思於不
朽也公諱呈祥號五鹿秦隰州人登庚午科

李觀察使俄記

劉鳳綸

外夷俄羅斯者國於蒙古極北橫暨冰海夏至不夜冬至不晝即
漢之堅昆丁令唐之骨利幹地一名黠戛斯又名阿羅思滅於元
而興於明寢以強大今域廣二萬里袤六千里其東鄙羅利部界
黑龍江外興安嶺西鄙喀山科斯俄言科斯華言行省界哈薩克戈壁迢遞
戈壁即直接伊犁之沙拉伯勒焉康熙十五年遣使入貢二十一
年彭都統春以兵獵黑龍江臨羅利徑薄其郭偵形勢於黑爾根

及齊哈爾築城置驛二十八年大臣索額圖與俄臣費耀多囉寧
中外界嗣後朝貢間歲一至歷雍乾嘉道咸同無改自回逆白彥
虎竄擾新疆敗蹙入俄俄乘寇亂遂竊踞我伊犁城潢池弄兵覬
覷重鎮特值大軍未臨時耳光緒五年恪靖侯左文襄公旣掃蕩
逆巢玉關內外天山南北以次廓清與金將軍順會奏派委文武
大員前往俄國索取白逆收回伊犁武則噶爾薩巴圖魯提督殷
軍門華廷國卿文即我州二品頂戴甘肅題奏道李觀察滋森蘅
石二公輕騎遊征僣從通事不過十餘人人齎糧駝負水行數千
里砂磧不毛之地重譯以達比汾陽單騎見回紇跋涉之艱不可

同日語矣其初抵俄境也地曰土爾根有官曰嘛伊子職如中首

塗恭迓以未奉江太郎牌子俄之江太郎清語固必納吐職請誓

駐節驛邸椎牛刲羊供張優甚居數日嘛伊子備輜西行至阿喇

木圖謁江太郎哈巴高斯克俄言斯克華言官長時當盛夏炎氣歊蒸其避

暑館在果子溝棟宇壯麗初見彼此免冠俄俗以去髮為姣好以

輒握手其免冠如中國叩首禮握手如中國長揖禮稱木大夷提俄言木大夷提華言問好又稱活樂士

華言兩相好凡事說好曰也敘說及曰唵豆問答均由通事傳語

旋即肆筵留宴婦女同座俄官三女均慣侑酒獻媚作態不以為

羞觀察解俄語不操其音從俄俗不循其意一二爵酒如也殷軍

門則高視酣飲躡躡然起舞矣俄人窺軍門大醉拍掌哄堂遂被

上輅車同歸邸館館即俄幫辦格格喇尼機方格楞衙署次日俄官酬謁選兵四十巡

邏伺候守門者終日侍立如木偶人時蒙古在俄者苦苛政環泣

館外乞收其衆回內地俄禁不與通聞之惻然數日索文赴東木

斯克即俄國都行抵達什坎謁俄官高佛滿職如中國總督即俄主母弟禮貌恭順

譯稱此二件須電奏國主遵行觀察復索文西進俄官壹志款留

其國向崇耶穌以之紀年亦尚浮圖自國王及庶民皆有四季大

齋當禮拜期房虛昴星四宿直日即禮拜男女彘雜宵則聚於廳事相抱以舞

音樂作於後亦具節拍但有舞無歌廳外一亭雜蒔花木醉則男

女握手向亭子而去恣意行樂泥溷波靡蓋蕩然無復禮教之防矣越兩禮拜尚無耗觀察向俄官詰責譯稱白彥虎在貴國罪定論死我國好生不忍交兩大人伊犁代貴國守有年所大耗兵費若允給銀二百萬卽奏國主交還觀察反復駁辨謂兩國旣申和約中國罪人逃俄不惟不得藏匿文到卽應檻送倘貴國罪人入中抑豈甘任稽誅我國亦必照約送出至於代守兵費貴國在伊每歲額征外加收八十餘萬尚不足以償乎次日俄領事官迪哩雅覆語譯稱委是兵費無出求兩大人允給百十萬乃便撤回白彥虎患病亟死再奏國主如何交出觀察以給費不敢擅允催其速奏權回阿喇木圖以待甫離達什坎三站總理衙門到文已許給兵費矣俄胥以白逆伏冥誅聞遂長驅東歸計往返八閱月云世動稱張博望使月氏遊歷之遠傅義陽使樓蘭樹績之奇若觀察茲役不血刃而退勅旅返侵地俾戈壁外不夜荒服效順如指臂其遠近難易何如也顧吾邑而有士焉擁節遐方克持大體不亢不卑使命無辱其爲邦家之光梓里之榮又何如也余不文撫其事而覩縷述之以俟後之司喉舌效折衝者

墓誌銘

宋

吳舉墓誌

吳舉字大冲興國永興人事實詳君本傳獨當五代僭竊時喪君亡國不可勝數舉獨守其志歐陽修為志其墓曰

世逢屯兮廉恥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莫知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烈世不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吾君兮寓銘斯碣

國朝

節婦王氏墓誌

巡撫

法

敏

國史州志 卷三十四
國家旌門之典崇臺綽楔倣古表厥宅里之制所以重風化昭
激勸也我

皇上御極之初首下恩詔詔所在有司搜厥幽隱廣示旌別於是
海內苦節至行咸得仰邀

綸綍揚潛德而發幽光典至隆矣武昌府興國州節婦王氏爲王
龍圖女適李右孟生子之昇之昱右孟亡王氏年二十九歲
撫視貌孤謂一死不足以塞責家徒壁立躬親操作茹荼飲
檠奉事其舅甘旨罔闕力禦外侮門賴以安儉勤所餘戚屬
之貧乏者生養死葬咸受其惠延師訓子俾皆習於德教故

之昱以純孝聞同日受

旌一時傳爲盛事蓋節婦生十八而嫁嫁十一年而夫亡仰事俯
育心勞力悴越五十年而以壽終迄於今又十有八年而始
得上其姓氏於朝用邀

天子之休命而節氏乃以不死矣古人有言惟節與孝國之元氣
天地之所與立也今李氏一門節孝聚焉而之昱之子應熙
復舉孝廉有聞於時使顧名思義克自振拔於以紹其家聲
不亦可知天道之必復而節婦之遺祉爲未艾也哉詩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無忝爾所生應熙勉之矣爰因其請

為書梗槩俾表於節婦之墓庶幾見且聞者嗟咨慨嘆轉相告語有所感勉而相勸將風俗以醕而人心胥歸於厚不負聖朝風勵之意云

王德尙墓誌

知州 魏 鈿

公諱德尙字功遠號若人州屬上雙遷人余巳酉夏啣

雍巳酉

命守興邑甫下車輒訪高人達士及先哲潛德幽光都人士首以公對已心焉識之每以不獲蚤蒞茲土親晤公顏為憾迨壬子奉文纂修郡志舉人物而闡揚之合邑紳士呈請咸噴噴推公為冠郡名雋益知公自幼磊落不羣穎異多才長讀祖

父書慷慨有大志尋登丙午賢書而于庭幃間尤怡怡聚順事其父福朝凡定省溫清不惟其迹而曲承其意常恐以功名故一日離膝下也公母舒孺人早世盡哀盡禮外益求以慰其父方病而藥餌起居俱躬親之衣不解帶者三越月父沒痛號幾絕者再四泣血三年如一日也後事繼母張一如生母愛敬兼至而曲體其心並厚待其前子孝德益彰矣弟德高幼遭亂為賊所獲遇僧脫幻贖之公感僧德築寺居焉並施田與地後弟遊泮旋逝公愛姪如子撫字成立教授詩書故二姪銓補郡庠六姪遇午中辛卯副榜友于之愛昭矣

雙遷明末遭寇蹂躪人逃業荒賸欠最多公倡首額上幣免
招撫急公有益于民生吏治者多矣癸亥大旱捐穀五百餘
石賑荒一方藉以安全其他救人急濟人困難以枚舉合邑
重大之務疑難之事藉其籌畫欽其卓識者不乏其經濟之
宏深一時無與頡頏者且雙遷爲宋先賢吳仲庶舊蹟所建
有龍圖書院後廢爲寺又遭兵燹至公而舊制一新上繼先
賢樂育之志下啟後學進脩之勤毅然振一方之文教自任
抑何偉興與邑舊志蕩然無存極意尋覓率多殘缺惟公等
藏一册計頁押號以貽後人採輯向非識慮宏遠售諸鄰人

不幾嘆文獻之無徵耶余于茲益服其度越尋常萬萬矣夫
積善餘慶理有固然長君銑增廣生學破萬卷理綜朱程爲
士林首望次鉉篤學力行陶然世外三銳孝友性成名登大
學俱有祖父遺風而余所得晤者公冢孫大興也學問優長
品行端方爲子衿中楷模又公冢曾孫隆啟亦秀姿特出學
博識超冲年食餼屢試冠軍洵足儲公輔偉望其他孫曾輩
悉翩翩佳士異日售世而致顯揚所以娛公于地下者余尤
有厚望焉余慕公爲人樂概其生平而敘之並望其後人光
裕于無窮非敢曰力能表彰之也聊爲公銘諸石以貽其世

云

墓誌銘 增補

明

劉方回郎中墓誌銘

見甌甌洞集

吳國倫

嗟乎武選公吾執友也又三世內親今棄余二十餘年墓木可材
 有司者業以錄其賢而祀之鄉校其八歲孤之斗且壯應選貢入
 大學始狀公遺行涕泣請銘於予予曰茲不佞缺事也其奚以辭
 公姓劉名師穎字方回自號疊峯居士楚興國州人其先山東莒
 州人宋季自試經公徒步入興國十居坡山初猶力耕自給已漸
 開產業長子孫子孫衆多旋有釋耒耜而爲儒者進士四人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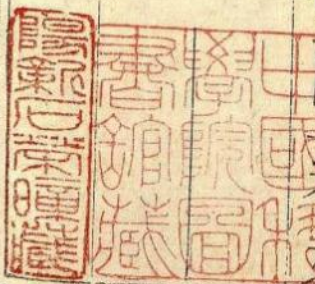
十五人博士弟子且百人其因山澤之利而擊鐘鼎食者不可勝數雖各隨所宗散處異宅然率與坡山聯絡周遭數十里冠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劉遂屹然爲州望族矣子承公仲子仕榮生宗先徙居軍山宗允生鉅鉅生珽珽生承直公守敬承直公善治生而尤好施不倦鄉人稱長者配莊安人有子五人而公行四尋又徙居南塘公生而蚤慧七歲能屬辭每爲其舅莊克溫氏所竒嘗過外家外家諸長老知其竒無不儼然賓之一有所叩輒應聲成文諸長老莫能難而難以強記授星厯書讀之一再過成誦由是無遠近稱公神童十歲爛學子業十三就試督學使其時行尚未

健則舅氏躬負而前已爲督學使識拔名冠荆楚荆王聞而異之致幣焉請得爲國壻公固謝弗從郡大夫戲之曰劉郎徒手取金紫不足艷乎對曰非志也郡大夫益歎公國器其後公病羸者十年不能出至嘉靖庚子始強出應鄉試輒中鄉試凡三上春官不第歸而羸益甚會又遭承直公喪哀毀幾絕久之稍平舉癸丑進士高等會廷試當奏列鼎甲而相臣分宜公意有它屬抑置公二甲第二名已當應宏詞科入備史職適以回瘍發見遺尋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提督武學武學之政由公一新而出其門者多識畧勇敢士尋上書言軍政上嘉納之未幾奉命督發輜車餉邊及趨

雲中兌塞馬公一切用軍法所過不擾所至稱便一時諸大臣聞而賢之丙辰奏績上特褒以璽書贈其父承直郎母封大安人云丁巳遷職方員外郎監修重城會三殿災公又從大司馬分董大工日奔走傭伍間不少休息上賜白金文綺勞之尋陞武選郎中公方勵精修復祖宗朝武選故法冀一清內蠹而使天下介冑之士各得以其所苦自通乃不任焦勞而怔忡之病作矣因請告還里中杜門慎郵省侍太安人外惟有枕書高臥耳庚申七月十日竟以怔忡不起年纔四十有二娶泗州判官董朝翰女封安人一子卽之斗庶慎氏出娶婦張氏墓在團山耐承直公坐之左數步

而所謂坡山則莪莪當其前也嗟乎傷哉公生平慈諒沖虛負異才而能下人與人易親而始終無所自失至遇宗邨外親每自處其厚友人有貧而鬻田於公者既不吝厚直收之旋折券與其人曰通才友道吾何利而田也爲郎六七年曾不改其素風尤非時輩所及人言公食不盡豆而吐氣若洪鐘貌不勝衣而任重若大輅知公哉乃不盡究於用且嬰多疾蚤世則無問識不識皆傷之公卒之日予方客大梁夢公執予手作長別狀甚哀予亦放聲大哭聞於寢外寢外人呼予起之未數日凶問且至此不神相感乎因憶少與公論文於鄉壯與公稱詩於朝已非偶然卽丙辰之春

予以忤分宜故將赴廷鞠公度予必死杖下陰使人裹飯抱烏羊
從之余因託以後事已雖賴主上恩見寬而公生死交情則耿耿
至於今矣今其孤又視余猶父非余銘公而誰哉銘曰予子爾祖
荒彼坡山樹德百稔以蔭以蕃雲仍星布鬱爲名閥及子之孫翹
然鼎甲匪直也文贊壽經武帝錫嘉名逮父與母天實祚劉挺茲
國器胡寢夙痾溘焉蚤逝團邱纍纍宰木垂垂泉戶旣闕長夜如
斯



70005459

